

童年的夏天



知了在树上声声
叫着夏天。
(矩形 摄)



慢时光

陈 峰

清晨，那应该是最活跃的一只知了，“吱……”憋足了劲，长长地叫了一声，脆亮的啼鸣将灰黑的天幕啄开了一个口子。一束天光从窗户倾泻进来，在床上跳来跳去，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随后，光亮布满天角，一时间，无数知了纷纷应和，“吱——吱吱——吱吱吱”此起彼伏。

我被知了的叫声惊醒酣梦，童年的夏天，就这么来了。是呀，夏天让童年的孩子感到快乐，好玩的事情太多了，河里游泳，树上摘果。吃的东西也多，单是瓜就有西瓜、沙瓜、黄金瓜、黄瓜，加上能做菜的冬瓜和南瓜，简直就是瓜的世界。这些瓜腆着肚子睡在井里，或者躺在自家的水缸里，瞧一眼，都能瞧出凉意来，吃进去沙沙响，心里透凉。

早上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粘蜘蛛网。蜘蛛把网挂在楼窗上、树杈间以及牛棚猪厩的空隙里，大的似锣，小的如盆。粘蜘蛛网用的是——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顶端捆着一个形如蝴蝶的篾圈。一发现有蜘蛛网，举起竹竿，把网一层一层卷在篾圈里。

蜘蛛网粘够了，出发去捕蜻蜓。我的邻居阿海比我大三岁，他肩扛长长的蜘蛛网竿，像扛着一面旗帜，后面跟着三四个小伙伴，组成一支队伍，很拉风。阿海知道水沟旁蜻蜓最多，他叫得出很多蜻蜓的名字，石灰蜻蜓、芝麻蜻蜓、早稻蜻蜓、大水蜻蜓，一叫就是一大串。但最动听的，莫过于那首诱捕蜻蜓的歌：“蜻蜓停停，我勿打依，我请依好好地方烧饭去

吃。”说来也奇怪，翩翩起舞的蜻蜓，经这么一哼哼，像喝了迷魂汤乖乖地停止了跳舞。或耷拉着双翼，停在石头之上，或翘着尾巴，栖在草叶之梢，一羽羽，任凭网捕。

午饭后，我和小伙伴们不甘心长时间埋首于题海中，惦记着树上的知了。于是，趁大人午睡，伪装好做作业的现场，带上自做的捕知了工具，蹑手蹑脚出了门。中午的日头很猛，村里的狗都躲在树荫下不肯挪窝，吐着舌头。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水井边的枣树、苦楝树是理想的捕知了的地点，树低知了又多。

小伙伴们猫着腰，用眼神和手势交流，即使开口说话，那话轻得飘在空中，不会落地。不能让捕知了的竹竿碰到枝枝叶叶。知了机敏得很，一惊，就“吱”一声飞走了。知了躲在树的隐蔽处，我们又着腰，抬头，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上上下下逡巡，一发现目标，马上用手势报告同伴。拿着竹竿慢慢靠近，猛用力一钩，等知了惊醒过来，已回天乏力，掉进袋中，“吱吱吱”叫几声，扑腾几下，安静了。捕完后，顺便把挂在树上的知了壳带回家，这是一味中药，多了，可以拿到收购站换钱。

夏天的太阳晒得男孩子黑里还透着红，晒得女孩子像个野小子。早上醒来，就等待那一声饶有韵味的吆喝声，“卖棒冰来棒冰，冷藏公司棒冰”。吆喝者是一位中年男子，皮肤黝黑，身穿蓝色卡其上衣，汗水润湿了后背，像背着一幅地图到处走。自行车笼头缠着一片毛巾，他需要时随手拿起，揩汗。孩子们最高兴的要数遇上阴天或下雨天，中年男子生怕棒冰卖不完，回家前会吆喝得更卖力起劲，“棒冰，便宜来，棒冰！”快融化的棒冰，两分钱就能买上一支。把棒冰盛在白瓷碗里，用调羹舀着吃，又甜又凉，我捧着碗，一遍遍舔着，恨不能把碗舔进肚里去。

晚饭后，父亲在门口泼了井水，暑气消去，我躺进长长的竹椅中。姑姑婆婆们摇着蒲扇出来了，天南地北地聊。经过的路人听得兴起，索性叫主人搬把小凳子，参与其中。不知是哪家好客的主人用吊梁桶从井里吊上一只事先备好的西瓜，手起刀落，“啪”的一声，红瓢黑籽，让人直流口水。冰冷败火的西瓜吃进肚中，说不出的舒爽。有个长辈用手指弹着我的肚皮，“咚咚”地响，“依噶只西瓜也熟来，吃掉算来。”引得众人大笑，我也笑。

夜渐渐深了，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月亮像一艘船，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不见了。树上的知了还在东一声西一声叫着，跟地上的孩子一样，它也热呀。我睡在竹椅上，缠着母亲说谜语。“黑洞洞，亮洞洞，三百将军抬勿动。”是什么？是井。“爹麻皮，娘红脸，生个儿子白脸。”是什么？

小伙伴阿海不知什么时候趑摸过来了，响亮地回答：“是花生。”明天怎么玩？我问阿海。可以去摸螺蛳，还可以去捕小鱼……

时间过得真快，阿海很多年没回家了。在异乡，他会想起那些烂漫的童年旧事吗？应该会吧。那次捉蜻蜓，他摔了跟头，脚底缝了三针，疤痕应该还在。

童年的夏天，就这么悄悄过去了。

现代学徒制进校园， 非遗传承新可能

阿拉 非遗汇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NINGBO

汤丹文 陈青 万剑

虽然暑假已至，但易琼和邹小棉还是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创业工作坊内忙碌着——他们是一对情侣，去年从学校艺术学院漆艺工作室毕业。因为喜欢漆艺，他们选择留在学校里自主创业。两位年轻人创新开发的漆艺手串、耳环、项链、充电宝等文创类产品，在网上颇有销路。去年，易琼的漆画《童趣·物生》入选首届中国漆画大展。今年，漆画作品《乡韵》入选浙江省青年美展。

无独有偶，在今年6月举行的“勇立潮头”浙江省第七届青年美术作品展中，全省漆画作品入选15张，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作品占了8张，入选数量在全省综合性高校中位列第一。其中，教师李亮的作品《舞蹈》获得最高级别的优秀奖奖，由姚炬炜、李亮等多名校企合作指导教师指导的七名同学的作品入选参展。

姚炬炜是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产髹漆艺代表性传承人，他与学校聘请的非遗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一起，为学生上课，并进行传统技艺辅导。据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赵乾恩介绍，这几年，他们在全国高职院校中首开漆艺人才培养，并通过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与传统师徒制结合，将漆艺非遗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学校、政府、企业深入合作，也使北仑的漆艺传承特别是漆画创作艺术在省里乃至全国打响了品牌。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是浙东彰髹漆艺研创基地，也是融朱金漆木雕、泥金彩漆、骨木镶嵌为一体的宁波非遗传承基地。学校漆艺专业除了七名专职老师外，兼职授课的都是外聘的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或深资漆艺工匠。2017年，校外兼职教师的课时占了三分之一多。

聘请社会上的非遗传承人教学，对学生们而言，最大的益处是他们不仅仅从书本上获得知识，而且有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真实情境”。采访那天，正遇



金润杰的漆画作品《入梦》。(受访者供图)

上朱金漆木雕的老师上课。学生们在师傅的辅导下，犹如在工坊生产一样，直接在木板上雕刻传统的荷花纹样。一名接受培训一个月的女生，手法看上去已经相当熟练，雕刻得有模有样。

同时，现代学徒制赋予学生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学生也是徒弟。在学校，学生课堂上所制作的产品可以被企业回收或者自行销售，这让学生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回报。学生“在学即在岗”，已然以一个从业者的身份，为提前融入社会和今后的就业、创业积累了经验。

对于非遗传承人而言，他们也乐于教授学校里的学生。我市一位年事已高的泥金彩漆传人曾对学校的老师说，他很想在青年学生中找几个真正能全身心投入的传承人，“因为学校里的学生毕竟有美术基础，他们上手快，也有现代审美意识。”

通过师傅手把手教授，学生掌握的是传统非遗技艺，但他们在漆画创作以及文创产品开发中融合现代意识，融会贯通，创造了崭新的作品。

漆画创作就是一例。从技艺



学生雕刻传统的荷花纹样已是非常纯熟。
(汤丹文 摄)



非遗传承人(右)指导学生雕刻。(汤丹文 摄)

上来说，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画种上论，国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它介于绘画和工艺美术之间，在绘画中最具工艺性，在工艺美术中最具绘画性。宁职院的师生正是抓住了这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契合点，通过创新，开创了新途。

这几年，宁职院的漆画作品在国内频频获奖：姚炬炜漆画《纸飞机》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青年教师金润杰漆画《入梦》入选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漆艺彩绘《戚继光抗倭八联屏》入选浙江工艺美术双年展；在去年举行的首届中国青年漆画大展中，12位师生作品入选展览……

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利用传统非遗工艺制作的漆艺产品获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也让非遗走向了寻常百姓家。据了解，宁职院部分漆艺专业学生的作品售价高于一般市场价格，甚至被不少国内收藏爱好者和美术馆收藏。去年，该校学生费俊尧的漆画《流·漆》被福建省美术馆以3万元的价格收藏。在去年的宁波市第五届阿拉非遗汇暨北仑区第

二届民俗文化庙会上，学校师生多件漆艺作品在“甬上风华”非遗精品汇中展出。在今年的宁波市创新创业博览会上，展出了学生漆艺作品15件，获得专业人士及市民的好评。这是学校艺术设计专业与漆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合作成果。

更令人振奋的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首届25名毕业生已全部就业，均从事与本专业相关行业，其中，校企合作单位录用了7名，3名学生自主创业。这也印证了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漆艺人才培养的方式非常有效，传承水平更高于一般工匠学徒。

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孔燕认为，在高职或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非遗传承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适合手工艺学习，也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而且学校又有相关的设计专业老师进行理论指导。“在学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有利于传统工艺的传承发展，并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运用现代学徒制来进行非遗传承，值得大力宣传和推广。”孔燕说。



放在门口的“泰山石敢当”，每户一块。
(摄于广西靖西旧州)



放在道路转角处的“泰山石敢当”。
(摄于浙江乐清黄坦垟)



超过2米高的“泰山石敢当”牌碑。
(摄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

形形色色的“泰山石敢当”

老照片

桑金伟 文/摄

行走乡间，常能看见刻有或书有“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或木牌，多置于屋边。至今我已拍摄了不同形式的“泰山石敢当”牌碑180块，它们来自全国各地。“泰山石敢当”的主要功能是镇宅辟邪，它是我国较有影响的习俗之一，在民间流传甚广。2006年6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笔者认为，它是我国古代石崇拜和泰山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大凡一种民间习俗产生的缘由，总会有不同“版本”的说法。“泰山石敢当”的传说之一是：古时泰山脚下有一人，姓石名敢当，武功高强，勇敢仗义。离此不远有个大汶口镇，镇上张家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可每到黄昏，就从东南方向刮来一股妖风，窜入她的闺房。不久，女孩面黄肌

瘦，身体虚弱。后来张家请来石敢当，石敢当施法驱走了妖魔。妖魔往南逃窜到了福建，福建有女子同样被妖风缠身。石敢当又南下解救了女子之厄运。妖魔接着逃逸到东北，东北又有姑娘遭殃，只得再请石敢当。事后石敢当说：“天南海北这么大，我也跑不过来。这样吧，泰山石头很多，我找石匠打上我的家乡和姓名——‘泰山石敢当’，谁家闹妖，就把它放在墙上，妖魔自然就不敢上门了。”

泰山石是产于泰山山脉周边溪流山谷中的灵石，据说已有25亿年历史，泰山石有吉祥如意、富贵长寿、镇宅慑邪的特殊寓意。自然崇拜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对大山的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对山岳的崇拜，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大汶口先民把泰山奉为神山，我想泰山崇拜大概源于此时。

“泰山石敢当”习俗后来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据说在日本，“泰山石敢当”碑有600多块；在泰国

曼谷，多处庭院刻有“泰山石敢当”；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众多的店铺门前立有“泰山石敢当神之位”……“泰山石敢当”早已成为全球华人乃至日、韩及东南亚一带民众敬仰的“保护神”。

有人认为，“石敢当”镇宅辟邪的习俗可追溯到汉代，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它至少始于唐代。依据是宋庆历年间，有位姓冯的进士赴福建莆田任县令，见县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就加以修缮。施工时掘出刻有“石敢当，镇百鬼，灾殃殃”的石碑，落款是“唐大历五年”（770年）。由此推断，“石敢当”崇拜至少始于唐代，不过这个“石敢当”有可能不是人名。到了元明之际，“石敢当”与“泰山”相合，成为后来的“泰山石敢当”。

近来，我对拍摄的180块牌碑进行了整理分析，发现其中的一些特点：

“泰山石敢当”牌碑大多放置在屋门内，也有放在岔路口、转角处、窗口的，甚至屋内、水

边、路边等处，不一而足；一般每栋或每户放置一块“泰山石敢当”牌碑，偶尔也见过两块，往往安置的方向不同；牌碑大多用石材制成，也有用木头的，直接书写在墙体上的也偶有所见；牌碑大小不等，高的超过2米，微型的仅0.3米，一般北方的大于南方的；形状以竖条为主，横式的较少见；除了“泰山石敢当”字样，其他的表述也很多，如只写“泰山”两字的，仅表“石敢当”的，写“泰山在此”的也不少，写“泰山香位”的也有，写“泰山石敢当在此”的则不多见；牌碑上还会刻一些图案，其中雕刻虎头的最多。总体而言，早年的“泰山石敢当”雕刻精细、制作考究。

总之，在漫长的流变过程中，“泰山石敢当”越来越成为一种民间习俗，它不再拘泥于石刻，更不需非得采用泰山石，有的甚至用纸、木板等替代；它也不再拘泥于样式、文字的统一。

甬城绘·名人故居



张人亚故居

张人亚故居位于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霞南路19号，当地人称“祠堂后”。建于清中期，为三合院式建筑，1898年至1914年，张人亚生活于斯。院内现有正房一进，东西厢房各一座，除西厢房部分改建外，大部分保存完整。张人亚故居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丁安 绘)